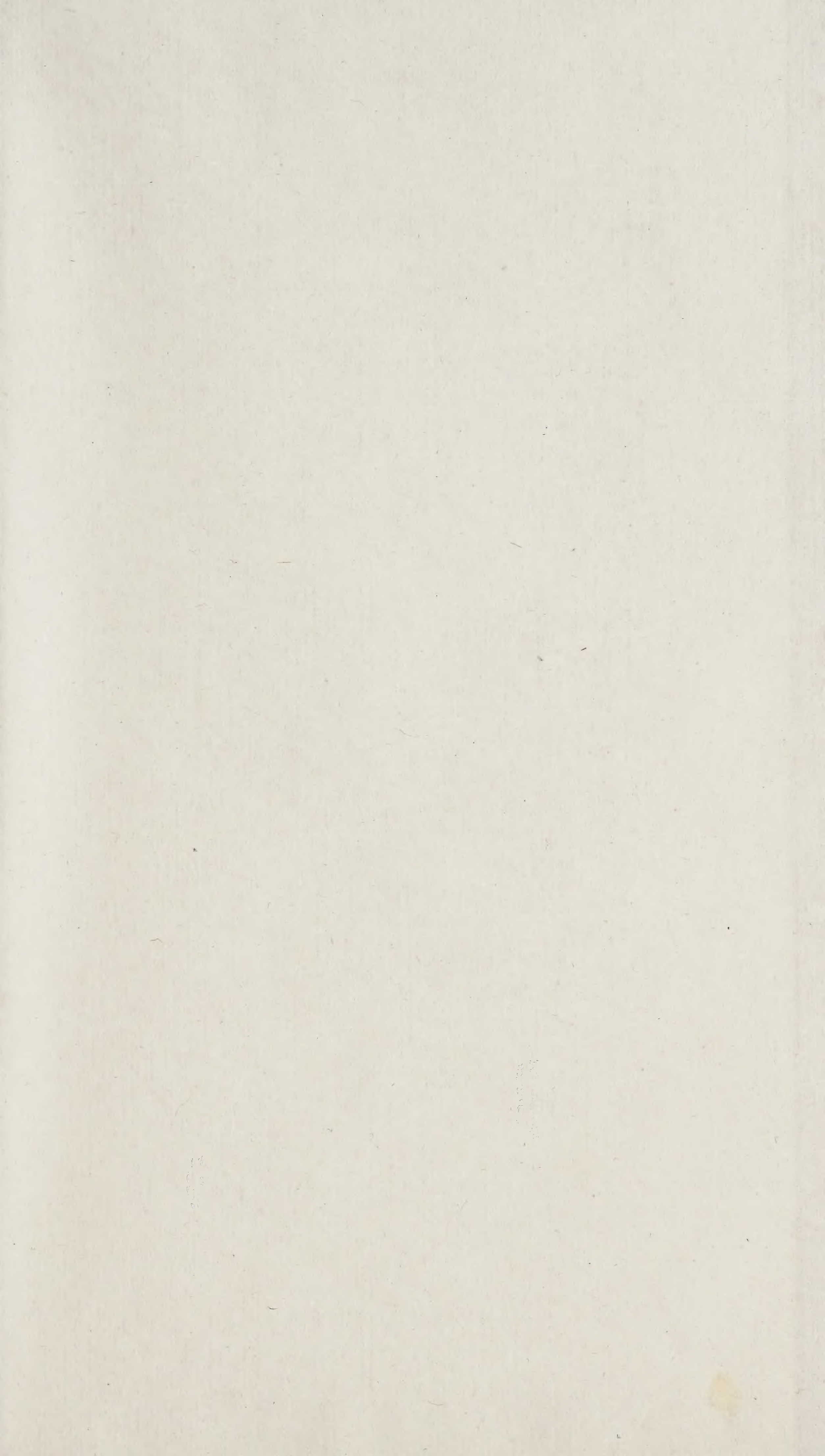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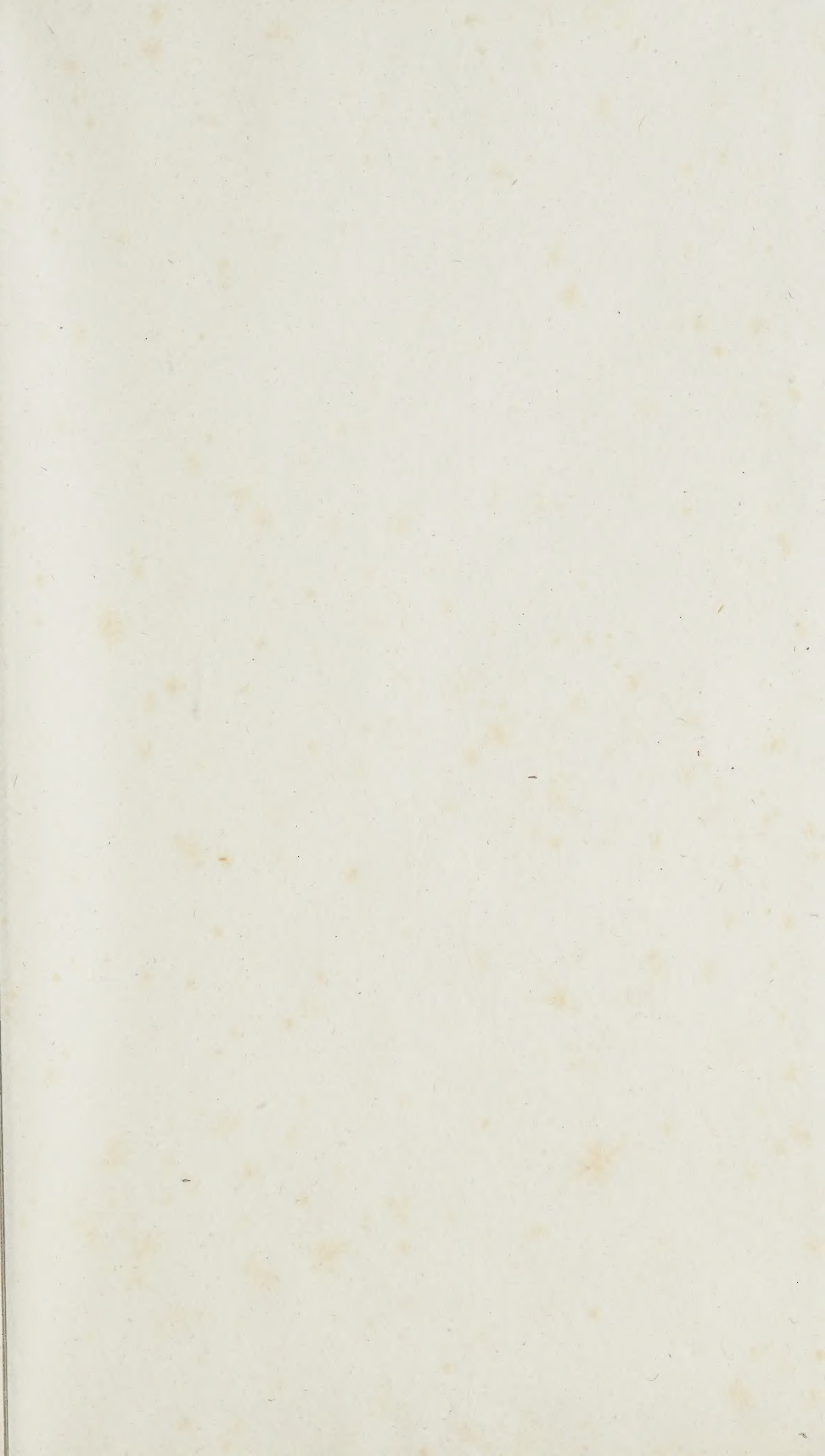








孟子卷第二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艴然不說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

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
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
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
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

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
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
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
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
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
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
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
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
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
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
此時者也民之顦顇於虐政未
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

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
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
乘之國行仁政民之說之猶解
倒縣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
之惟此時為然 公孫丑問曰
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
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
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

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
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
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
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
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
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
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

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
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
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
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
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

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
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旣曰
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
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
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

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

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衺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
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
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
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
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

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
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
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
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
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
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
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

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
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
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
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
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

予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
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
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
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

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
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
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
皇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
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
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

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
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
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
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
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
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說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灋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說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說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說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

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
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
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
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
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
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
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
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
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

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

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
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
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
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
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

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

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
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
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
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

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
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
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
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

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
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孟子
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
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
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
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
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
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

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
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
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
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
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
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
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
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

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
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
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
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
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
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
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

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
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
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
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
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
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
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

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它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

之受米也今日之受是則肯曰
之不受米也大子以爲一於此
曼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吾
將有遠於於者以己書辭曰餽
書吾何爲不受當在辟也吾有
長也辭曰問長長故爲不餽之吾
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受也
無受不餽之是復之也吾有君

子不可以復取乎　孟子之平
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
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
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
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

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
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
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
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
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
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
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蚳鼃曰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

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

有餘裕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

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
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
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
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
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
可以為說無財不可以為說得
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

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
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
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
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說
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
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

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
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
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
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
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
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
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

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

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
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
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
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
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
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
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
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

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它日

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
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
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
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
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
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
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

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
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
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
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
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
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
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

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
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
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
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
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
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
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

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
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
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
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
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
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
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

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

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
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
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
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
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
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
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

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攷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

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

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卷之二







